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9 冊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體例之研究

張惠貞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體例之研究／張惠貞著——初版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民96〕

序 2+ 目 2+23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編；第9冊）

ISBN：978-986-6831-45-4（全套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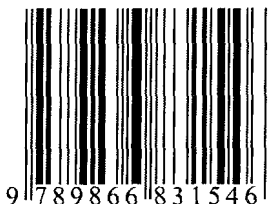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831-54-6（精裝）

1.（清）劉文淇 2.左傳 3.學術思想 4.注釋 5.研究考訂

621.732

96017403

ISBN - 978-986-6831-54-6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五編 第九冊

ISBN：978-986-6831-54-6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體例之研究

作 者 張惠貞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7年9月

定 價 五編 30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體例之研究

張惠貞 著

作者簡介

張惠貞學經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

私立逢甲大學中文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學士

服務：國立台南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副教授

研究領域：清代左傳學

清代乾嘉經史學

台灣閩南語歌仔冊研究

提 要

清代儀徵劉文淇一生秉承紹繼漢儒春秋左氏傳之學，積累數十年之力，成就一部《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對於杜預《春秋經傳集解》釋左氏傳有誤者，一一糾舉勘正；於孔穎達《左傳正義》疏之缺失，亦舉謬不餘遺力，其旨務在闡揚漢儒左氏經誼，扶植微學。

儀徵文淇所為《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凡資料蒐羅旁通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雜家筆記文集等，使《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賅備證佐，予後人考證參酌是有可采，其書雖是僅止襄公五年，然於糾正杜注孔疏之失，亦是裨益嘉惠後治左氏傳之學者為甚。

自序

儀徵劉文淇，世治左氏學積數十年之力，作舊注疏證，可稱鉅著，然僅止於襄公五年，不無殘編之憾！劉氏秉承紹繼漢儒左氏之學，優點在此，缺點亦在此，蓋謹守漢儒左氏經誼，有扶植微學，振弊起衰之功，然篤信不疑，凡漢皆是之見，難免蹈於武斷之譏，予後人可議之處，如是珍珠美玉，不免瑕疵矣。惟劉氏所作《疏證》，搜羅旁通，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並羅有清一代同治左氏學者，賅備證佐，實事求是，俾左氏大義炳然昭著。其博采廣引疏通證明，既精且詳，備一家之說，於糾正杜注孔疏，疏失之處，必有可采，可為治左傳者之參考。

本文所作，欲揭窺窺究劉氏《疏證》之面貌，以明有清一代新疏中，劉氏之左氏傳，實為翹楚者，本論文之作，承黃師天成，諄諄誨導，幸而成篇。然不才未學，秉性駑鈍，疏漏必多，敬祈大雅君子，幸垂教焉。

張惠貞民國 80 年 6 月謹序於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



目

錄

自序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劉文淇之生平	1
第二節 劉文淇左氏傳之學承	4
第三節 劉文淇之著述考佚	5
第貳章 《疏證》之立意及編纂論述	9
第一節 《疏證》之立意	9
第二節 《疏證》之編纂	10
第參章 《疏證》內容之研究	13
第一節 退杜注左傳學之缺失	13
一、經傳字義訓詁方面	13
二、名物解說方面	53
三、禮制解說方面	66
四、傳文旨義解說方面	82
五、經傳國名、地名解說方面	135
六、人名解說方面	161
第二節 箴孔疏左傳之曲護	165
第三節 糾杜注孔疏之禱味	193
第肆章 劉文淇春秋左傳學之成就及其得失	223
第伍章 結論	225
附錄	
一、劉文淇《疏證》所參引之書目	227
二、杜注本前儒之說者	230
參考書目	231

第壹章 緒 論

第一節 劉文淇之生平

先生姓劉氏，名文淇，字孟瞻，江蘇揚州儀徵人〔註1〕，清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月二十三日申時生，於咸豐四年甲寅，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卒年六十又六，嘉慶二十四年優貢生，候選訓導。父錫瑜、以醫名世，文淇孝養承志，能得歡心。舅氏凌曉樓愛其穎悟，自課之。稍長，即研精古籍，貫串群經，於毛、鄭、賈、孔之書及宋、元以來通經解詁，博覽冥搜，折衷一是，尤肆力於春秋左氏傳。

先生自幼家貧力學，每自塾歸必督課盡一燭，率以爲常，時值屢空，親串有勸令廢讀者，府君堅持不肯〔註2〕。外傳歸，家君督課，母室或無燭，恒默坐聽誦聲，以爲樂。又文淇初入學有小姓某饒於財，欲得以爲婿，陪奩許千金，家君在泰州未歸，親串多勸母許之，可以救貧者，母不允某，遣人婉言再三，終不能得〔註3〕。先生於嘉慶七年，適十四齡肄業梅花書院，仍因窮勉學，每自書院歸省家或斷炊，輒鬱邑累日，母則諭以專心讀書，勿以家事爲念。先生從桐生先生學，凡四年，而後授徒餬口焉，至二十又一，家計稍裕始免揭債〔註4〕。文淇事親純孝，父年篤老，目眚，侍起居，朝夕扶掖，寒夜足凍，侍親以溫其足。舅氏凌曙極貧，遺孤毓瑞，

〔註1〕據日本小澤文四郎撰《劉孟瞻先生年譜》卷上，頁15云：「孟瞻籍儀徵居邗上，名屋云青溪舊屋，又顏云光照堂。」又引劉師穎所寄書云：「青溪舊屋在揚州城內運署東園門東，寒家數世均居此宅。」「自六世祖魯凡公瞰始占籍儀徵，但久居揚州，並未在儀徵卜居。」

〔註2〕見於《青溪舊屋文集》卷十自撰〈先府君行略〉。

〔註3〕見於《青溪舊屋文集》卷十自撰〈先母凌孺人行略〉。

〔註4〕同註3。

文淇收育之，延同里方申爲其師，並補諸生〔註 5〕。文淇爲人，處世和平，不爲矯激近名之舉，而於義利之辨至嚴，凡人所爭趨者去之若浼，人所推諉者，直任不辭，總纂儀徵縣志於編訂，則獨肩其全，於修脯則僅受其半，同鄉諸君子歎爲世俗所難能，蓋行誼類比者甚多，特是事爲人所共知耳。熟於鄉邦文獻，遇郡邑長官咨詢掌故者，必舉前賢之遺跡，屬其表章，自報謝以外，非公不見於私，事毫無所干，值採訪忠孝節烈，則慨然自任其勞，後輩有一材一藝可稱，必獎譽以成其美，或有爲歧途所惑者，則委屈諷諭，望其轉移〔註 6〕。蓋先生秉性謙虛，遠近相交推重，立身端恪，言動必以禮法，自持於人，不記人之過。是涇縣包慎伯於嘉慶甲子至揚州，識凌曙曉樓及君子文淇，孟瞻時年十二三，穎敏誠樸，善讀書，慎伯愛之。其後三十年，孟瞻名日起，與慎伯論交於揚州。先生好詩，包慎伯勸令治毛鄭詩，問治經方法於包慎伯，受益沈欽韓，與劉楚楨、丁晏交，同拔取優貢生，是劉孟瞻與楚楨有揚州二劉之目。蓋與先生同游者，尚有阮元，黃承吉、汪喜孫、陳立、張穆、羅士琳，包世榮，包慎言，姚配中等〔註 7〕。先生雖應試不售，末周遊天下，而天下之士過從揚州者，皆願與交。而並郡士流亦斐然，各欲有所造述，與先生道義切磋相得益彰，是時淮揚相距三百里，書翰往來，皆以問學相切劘，每至大比之歲聚首省會朝夕過從，或公車同行，講貫無虛日。孟瞻著書滿家，四旬外即不應科目以明經老，歸然爲江左經師〔註 8〕。

〔註 5〕《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列傳》二百六十九儒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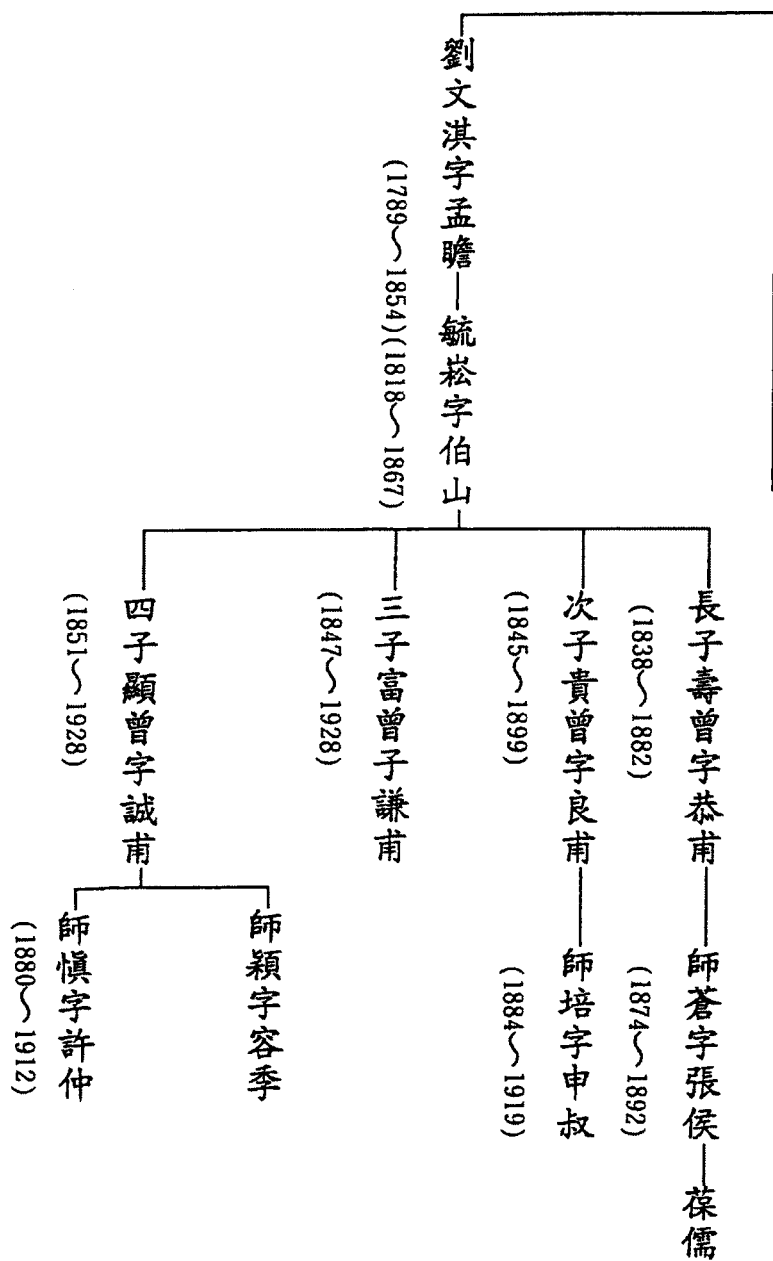
〔註 6〕《通義堂文集》卷六，〈先考行略〉。

〔註 7〕《清儒學案小傳》卷十六。

〔註 8〕丁儉卿序《楚楨詩文集》，〈念樓府君行狀〉所引。

世系表

曾祖起泰——祖瞰——父錫瑜字懷瑾



第二節 劉文淇左氏傳之學承

孟瞻治經校史，考地理沿革，博學宏奧，然以左氏學名家。〈劉先生（師培）行述〉云：「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

「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註9〕。」先生崛起於嘉慶之季，沈思博誦，貫通群經，尤致力於《春秋左氏傳》，尊依漢詁，承循賈逵、服虔、鄭眾者流。觀其《疏證》一書，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以疏通證明。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經疏、史注、《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皆賈、服舊說〔註10〕，明此皆是先生治左傳者一脈思想之依循。

《漢書·儒林傳》曰：「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卷八十八）由是言左氏者，本諸賈護、劉歆。中興之後，若陳元、鄭眾，馬融、延篤、許惠卿，服虔，潁容，皆傳左氏春秋，要皆本賈護、劉歆。且漢人之學春秋有申左非左兩派，以劉子政、子駿、伯玉皆好之，而蕭望之，翟方進、尹咸，皆善其義。至東漢而陳元、范叔上書、極申其義。鄭興父子、賈逵皆作大義，以詆公穀之短，申左氏之長，而康成又箴何休左氏膏肓，士燮又有長義，此申左一派也〔註11〕。然諸家說左氏義者，互有異同，時見闕略，皆執一端之言。一經元凱，後人不能措一辭〔註12〕。然杜預說經，不免強作調人，是其殊失。故晉宋以降，學者講誦，遞有辨駁。《南史·儒林王元規傳》云：「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駁難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註13〕。」又〈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註14〕。」又《北史·樂遜傳》云：

〔註9〕《劉申叔遺書》（一）〈陳鐘凡劉先生行述〉。

〔註10〕〈致沈欽韓書〉，《青溪舊屋集》卷三。

〔註11〕《經學源流考》卷六。

〔註12〕鄭樵《通志·藝文略》，春秋類。

〔註13〕《南史》卷七十一〈儒林傳〉。

〔註14〕同註13。

「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註15〕。」

蓋先生以左氏名家，反對杜注，而宗賈、服注的思想，大致受沈欽韓的影響很大。從致〈沈小宛先生書〉中，可以明晰地看出文淇尊仰沈欽韓的《左傳補注》，言「披尋再四，竊歎左氏之義，為杜征南剝蝕已久，先生披雲撥霧，令從學之士復睹白日，其功甚矣。覆勘杜注，真覺痼痼橫生，其稍可觀覽者，皆是賈、服舊說〔註16〕。」並明書中所載，尊者十取其六，並請沈欽韓為《左傳舊疏考正》作序，如《年譜》云，文淇受益於沈欽韓。而先生之舅父凌曙，曾向沈欽韓問學，沈氏亦書信鼓勵先生作《左傳舊注疏證》〔註17〕，是其關係在師友之間。

從文淇〈致沈欽韓書〉，知先生感於杜注痼痼橫生，又時賢每有補杜，糾正之作，是惠定宇微發其端，焦理堂六經補疏，以杜氏為成濟一流，不為無見，然以杜氏之妄並誣及左氏則大謬矣。其顧炎武、惠棟補注及王懷祖、王伯申、焦理堂諸君子說有可采，咸與登列，皆顯其姓氏，以矯元凱、沖遠之失〔註18〕。再則乾隆、嘉慶以來獨標漢幟學風之影響，皮錫瑞《經學歷史》云：「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亦云：「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是乾隆、嘉慶以後，漢學鼎盛，文淇受此思潮影響。蓋先生宗漢誼，難杜注之思想，蔚為家學。惜長編甫具，纂輯未成而遽卒，毓崧思卒其業未果，壽曾乃發憤以繼志述事為任，嚴立課程〔註19〕。又劉富曾〈亡姪師培墓誌銘〉云：「予老矣，方期倦遊歸來，與之同訂先世左疏稿本，蓋曾戢理先祖左氏長編，並衍習三統天算，欲接續大兄，二兄所編之業為之也〔註20〕。」蓋先生論左之言，發明賈、服之微學，力矯杜氏之曲說，是漢說既微，寔資闡發，杜例所汨，宜有糾繩〔註21〕。

第三節 劉文淇之著述考佚

先生博洽多聞，生平湛深經術於春秋左氏傳，致力尤勤。治經校史，好讀史

〔註15〕《北史》卷八十二〈儒林傳下〉。

〔註16〕《青溪舊屋集》卷三。

〔註17〕《幼學堂文集》卷七。

〔註18〕同註〈致沈欽韓書〉《青溪舊屋集》卷三。

〔註19〕《清史稿》及《清史列傳》都有此記載。

〔註20〕《春秋古經舊注疏證》錢玄同跋。

〔註21〕《劉申叔遺書》（一）。

鑑於地理之沿革，水道之變遷，尤所究心，學冠江淮，當路鄉黨靡不推重。畢生大著《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八十卷存于滬，而今不可寓目，其《讀書隨筆》二十卷不知存亡，尤爲憾也。《青溪舊屋詩集》僅一卷，不能確核其年月，其他若先生與校之《四書說苑》，《秋槎雜記》等，多難推定其年代。而先生所注南北史燬于兵燹，今無從知其體裁矣（註22）。今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藏有《青溪舊屋文集》十卷，《詩集》一卷，光緒九年儀徵劉氏刊本。是先生著述中，尙有不傳，恐是亡佚，良可惜也。先生亦精於校讐之事，爲人校勘書籍不啻如已之撰述，搜羅鄉先輩及亡友之書，醵金付刊汲汲然，願其行世視他人營謀切己之事，更爲過之。今據《年譜》及諸文獻所載，備列如下：

（一）《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嘗謂左氏之義爲杜注剝蝕已久，其稍可觀覽者，皆係襲取舊說，爰輯《左傳舊注疏證》一書，先取賈逵、服虔、鄭眾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預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昭《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炎武、惠棟補注及洪範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通人說有可采咸與登列，未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證，佐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著明，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然後依次排比成書八十卷（註23）。

（二）《左傳舊疏考正八卷》

《舊疏考正》一書自序，謂世知孔沖遠刪定舊疏，非出一人之手，至於舊疏原文槩謂無跡可尋，近讀《左傳疏》反覆根尋，乃知唐人所刪定者，僅駁劉炫說百餘條，餘皆光伯述議也，今細加析別，凡得二百餘條，釐爲八卷（註24）。

（三）《揚州水道記四卷》

據《左傳》、《吳越春秋》、《水經注》等書，謂唐宋以前揚州地勢，南高北下，且東西兩岸未設隄防，與今運河形勢，迥不相同，爰博稽載籍，詳加考證，

（註22）《孟瞻先生年譜》，小澤文四郎自序。

（註23）《通義堂文集》卷六，〈先考行略〉。

（註24）同註23。

作《揚州水道記》四卷〔註25〕。

(四)《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

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知項羽曾都江都，核其時勢，推見割據之跡，輯《項羽王九郡考》一卷，《十八王分地考》二卷，總名之曰，《楚漢諸侯疆域志》〔註26〕。

(五)《讀書隨筆》二十卷

自少至老，手不釋卷，無論經史子集，遇有心得輒隨時記錄，積成巨冊若干，薈萃貫穿成《讀書隨筆》二十卷〔註27〕。

(六)《青溪舊屋文集》十卷《詩集》一卷

大抵有關於經史同異，金石源流，以及表微闡幽之作，居多偶有吟詠，亦意存寄託，不爲空泛之詞〔註28〕。

(七)《周烈女傳》

見於《青溪舊屋集》卷八

(八)《南北史注》

道光二十八年江夏童石塘，太守權齋政延先生及楊季子吳熙載，王句生等注《南北史》〔註29〕。

(九)校勘《宋元鎮江府志》

道光二十一年冬與毓崧校勘《宋元鎮江府志》，《青溪舊屋集》卷五校刻《宋元鎮江府志序》〔註30〕。

(十)《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卷

《舊唐書校勘記》六十六卷，先生所任自卷一至卷十本紀，自卷二十至卷二十三地理志，自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六列傳，凡二十卷。伯山所任卷十三十四〈音樂志〉，自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職官志〉，卷二十八卷二十九〈經籍志〉，自卷四十八至卷六十列傳，凡二十卷。羅茗香所任自卷十五至卷十七歷志卷十八〈天文志〉，卷十九〈五行志〉。卷三十〈食貨志〉。自卷三十二至卷三十九〈列傳〉，凡十四卷，陳卓人所任卷十一卷十二〈禮樂志〉，卷二十七〈輿服志〉，卷三十

〔註25〕同註23。

〔註26〕同註23。

〔註27〕同註23。

〔註28〕同註23。

〔註29〕《孟瞻年譜》卷下，頁52。

〔註30〕《孟瞻年譜》卷下，頁28。

一〈刑法志〉，自卷四十至卷四十七〈列傳〉，凡十二卷〔註31〕。

(十一)〈纂修儀徵縣志〉

道光二十九年，總纂修儀徵縣志〔註32〕

(十二)重修《揚州府志》

道光十四年，重修《揚州府志》〔註33〕

〔註31〕《孟瞻年譜》卷下，頁44。

〔註32〕《孟瞻年譜》卷下，頁58。

〔註33〕《孟瞻年譜》卷下，頁42。

第貳章 《疏證》之立意及編纂論述

第一節 《疏證》之立意

先生致小宛書中，已明述作《疏證》之由，申明賈逵、服虔以駁難杜預注。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賈、服最精。自唐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正義》，左氏主杜解，賈、服之說隱而不彰（註1）。是先生闡漢誼之微學，力申左氏傳經義。《疏證》覆勘杜注，其稍可觀覽者，皆是賈、服舊說，文淇檢閱韋昭《國語》注，其爲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夫韋氏注，除自出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君等舊說。是申叔於《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中論述，其旨曰：「杜例所汨，宜有糾繩；漢說既微，寔資闡發。用是紳漢說而張微學，退杜例而簡異端（註2）。」正說明申漢說之緣由，形成論著疏證之重心。蓋先生取三君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昭《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註3），則杜氏襲用者，明列指出，不爲杜氏專美於前。

規杜補杜之說，於清儒爲夥，彌縫其闕之作，於焉遂起。如申叔論之曰：「近儒箴杜說者，有崑山顧炎武，元和惠棟，吳沈欽韓，山陽丁晏，其所發正，率詁故章句之微（註4）。」〈致沈欽韓書〉，先生云：「且補前修之未備，洪稚存太史《左傳詁》一書，於杜氏剿襲賈、服者條舉件繫，杜氏已莫能掩其醜，然猶苦未全。」所以先生多引沈氏之《補注》，其顧、惠補注及王懷祖父子，焦理堂諸君子說，亦咸與登列，皆顯其姓氏，以矯杜、孔二氏襲取之失。

〔註1〕皮錫瑞《經學歷史》「賈、服之春秋，亡於唐、宋以後」。

〔註2〕《劉申叔遺書》（一）

〔註3〕《通義堂文集》、〈劉毓崧先考行略〉。

〔註4〕《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序師法篇》第二十。

先生作《疏證》之動機亦起因於清代的經學家，對於舊十三經注疏頗是不滿，梁啟超述其舊注好的便疏舊注，不好的便連注一齊改造。自邵二雲起，到孫仲容止，作新疏者十餘家。十三經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畢生之力，鎔鑄幾百種參考書纔泐成一稿〔註5〕。是如劉文淇自言：「後乃得十三經注疏，依次校勘，朝夕研究，竊見上下割裂，前後矛盾，心實疑之久矣〔註6〕。」遂道光八年，金陵應試不第，至是始與楚楨等爲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先生任《左傳》，楚楨任《論語》，陳立任《公羊》，柳興恩任《穀梁》〔註7〕，在新的注疏中，皆可稱爲一時之選。

清儒箴杜，專於詁訓章句之失，若經傳義例之闕，未有所明，或論而不精。申叔先生論之云：「是杜以錯綜經傳爲注例也，今考彼注文，合以釋例，以云守傳，則引公、穀爲文；以云錯經，則曰經無義例。衡以舊說，於例轉疏。夫今密皆疏，于術爲進；例疏於昔，未之或聞。跡彼說經，義趨平易，是由紕經若史，遂以恒識測經，是以傳誼彌乖，經旨彌淺，愚而無說，陋而無度，約言推例，則較略而不盡；具文見意，則糾察而無歸。顧復特舉昔違以見同異，堅摧漢說，伐本竭原，蕩厥籓籬，扶其闕奧〔註8〕。」至若左氏之例，異於公、穀，賈、服間以公穀之例釋之，是自開其罅隙，與人以可攻，則後人議賈氏注左氏者，雜入公、穀之說，爲自淆家法，實則左氏本有其義，而賈君傳之，非賈君好爲合併也。至杜氏春秋釋例一書，爲杜氏臆說，文淇《疏證》專釋訓詁，名物典章，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爲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釋左氏，其不知者，概從闕如〔註9〕。

第二節 《疏證》之編纂

劉文淇《左氏傳舊注疏證》之體例，據其子毓崧〈先考行略〉文載：「先取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其沿用韋氏《國語》注者，亦一一疏記。他如《五經異義》所載左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實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舊注，而加以疏證。其顧（炎武）、惠（棟）補注，

〔註5〕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註6〕《左傳舊疏考正·序》。

〔註7〕見《孟瞻先生年譜》卷上27頁及劉恭冕撰《論語正義·後序》。

〔註8〕同註4。

〔註9〕疏證隱公七年傳「論之禮經」《疏證》文。